

新时代乡村教师育人理念的实然困境及重构路径

吴金津

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随着大中城市“超级中学”“强势中学”崛起,乡村教育一味跟随城市育人模式发展的弊端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乡村中学走向衰落,乡村教师在所处社会的中心地位也逐步向边缘化发展。发挥乡村教育的独特优势,重构新时代乡村教师的育人理念,为乡村振兴培养未来的建设者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教育导向、乡村家长教育期待和乡村教师自身理念等方面的困境进行深度剖析,以确立新时代下乡村育人的目标和乡村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方向,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筑基。**关键词:**乡村教师;育人理念;乡村教育;困境

近年来随着大中城市“超级中学”“强势中学”崛起,城市的虹吸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乡村中学流失了优质师资和生源从而走向衰落^[1]。这是乡村教育多年来一直被被动跟随城市育人模式发展的典型表现,也导致乡村教师在所处社会的中心地位也逐步向边缘化发展,出现角色定位迷茫、职业倦怠、职业幸福感不强等一系列问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引导和支持教师服务乡村振兴事业^[2],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时期乡村教育怎样重返农村大地,如何为乡村社会发展储备所需要的人才,首先要更正乡村教师错位的育人理念。因此,本研究通过对阻碍其育人理念更新存在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尝试重构新时代乡村教师的育人理念,以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一、新时代乡村教师育人理念的实然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为实现乡村振兴颁布了许多政策以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质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和学生素质的提高。虽然在乡村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很多措施和手段,但由于缺乏对乡村教育育人导向的准确把握,其现实样态仍不能适应乡村振兴的时代所需。基于各方期待下乡村教育育人导向的偏离,使得乡村教师在育人理念上产生了自我矛盾与冲突。

(一) 乡村教育导向的偏离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资源的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预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与科技创新驱动下现代农业相匹配的人才培养问题成为了当下研究的热点。我国非常重视和支持农科人才的培养,然而,根据近几年我国农林重点高等院校农科专业的培养现状,“学农不务农”的情况非常普遍。农林高等院校毕业生即使主修的是农林类专业,也多以跨专业考研、考公、出国、求职非涉农工作等选择远离农村农业领域^[3]。于乡村而言,与其寻求外部人力资源的支持不如向内培养和发掘本土人

才。与城市孩子相比,乡村孩子长于乡村,更熟悉自己所在社会环境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情怀,与乡村有着更多更深的情感羁绊,是未来乡村振兴坚实的后备军。

时至今日,乡村教育依然缺乏深入探索自身特色,把握乡土自然人文的优势,构建独具特色的育人体系。基于各方期待下的乡村教育皆是围绕“跳出农门”“逃离农村”为育人导向。乡村教育与本应发展的“爱农教育”、“强农教育”、“本土教育”相比,目前依然是“升学教育”、“远农教育”和“高分教育”。学校育人指标依然关注尖子生群体,以升学率高低、考600分以上的学生人数、考上重点本科的人数等应试教育指标作为衡量和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筛选淘汰机制,这个制度只能筛选出少部分的人。对于培养着中国大部分孩子的县镇乡级学校而言,除了要关注为数不多的尖子生,更应把重心放在培养这些未来能留在当地,成为乡村建设主力军的学生群体上。一味按照城市的高分选拔进行教育,对那些未通过此考试机制被淘汰掉的孩子从信心到未来职业选择都将是—次打击。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各有特点,各有优劣,生源情况和质量也存在很大差别,本身就应予以不同的育人方向,但长久以来却一直共用一套评价体系,照搬“城市”的教学体系划分乡村教师的专业素养维度,也导致乡村教师根据这个风向标所融入教学的育人理念产生了偏离,不仅让乡村教师没有职业成就感,幸福感也大大降低,致使乡镇学校的学生发展、教师成长、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水土不服。

(二) 乡村家长教育期待的单一

教育改变社会阶层的事例导致了乡村家长教育期待的单一化。农民身份的乡村家长在自身的成长经历中深感农民的艰辛与不易,因此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摆脱农籍,远离农村,在城市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当前乡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忧虑,处在农民阶层的父母对子女未来的良好发展有着更深的执念,愿意

牺牲更多的自我去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教导孩子时常以贬低农业农村进行鞭策,耳濡目染下的乡村孩子对乡村的态度也是想逃离;另一种是“放任自流”的态度,随着沿海一带经济腾飞,急缺劳动力,大量的农民前去打工,越来越多的村落仅剩老人和孩子,代际沟通的不顺畅使得这些留守学生缺失家庭教育和关爱,而家长常年不在孩子身边无法管教也不知如何正确教导,认为只要保障孩子吃穿不愁不做出格的事情就行,其他方面顺其自然,对于孩子未来如何发展并没有清晰的认知。

(三) 教师自身理念的疏漏

乡村教师是从事乡村基础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是教师队伍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群体。相比与在城市工作的教师群体,乡村教师除了完成本职的教学任务外,还需要应对更为复杂的教学环境和差异化的教学群体。近些年来针对乡村教师的研究也关注到了乡村教师自身内在的难题,认为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师德素养、教学理念和质量与城镇教师皆存在一定差距,只有能力稍差的教师才会被迫选择去乡村任教,久而久之乡村教师自身也因这些偏见和歧视而陷入自我怀疑。

深入分析乡村教师自我怀疑的原因,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乡村教师要育怎样的人?伴随着经济提升,城镇一体化建设,大多数教师把自己的家迁往了县城,于学校或者所处乡镇来说,老师不是常驻民,他们放弃了参与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责任。由于缺少乡村的文化生存环境,乡村教师社会角色意识缺失,不仅没有在课堂上传授学生当地的乡土知识,而且较少参加乡村的集体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群体在乡村社会的地位,致使教师自身也困于城里人与乡村人的角色定位中^[4-5]。教师自身育人理念的疏漏造成了教育教学上的困惑,进而影响教学成果,受到社会质疑,反馈到自己身上便出现职业倦怠、职业幸福感低等问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二、新时代乡村教师育人理念的重构路径

(一) 明确乡村教育的育人目标

乡村的发展关键在于基础教育。新时代下乡村教育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一代新人,怎样培养这代新人,是“逃离者”还是“建设者”,重新思考和审视乡村教育的育人目标尤为重要。陶行知曾批评中国乡村教育让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并提出乡村教育的生路应与农业携手,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梁漱溟同样坚持,乡村建设要与教育相结合,由他创办的乡农学校,依据实际需求设置了种棉技术等课程^[7]。

目前学术界对于乡村教育颇具争议的两个观点乡村教育究竟是“本土化”还是“城市化”?诚然,时代在变化,乡村本土化的培养也不是狭义的理解成为农耕

技术的学习。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贯穿交通、住房、医疗、商圈、旅游等条件在乡村飞速发展,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乡村成为了宜居养老的更优选择。未来的新型农民职业不在拘泥于传统农业的一亩三分地,能基于土地资源的传统农业发展“农业+X”型产业,例如“农业+互联网”“农业+旅游业”“农业+医疗”等等。乡村教育的育人目标要为未来乡村振兴发展服务,消除人们对农业农村根深蒂固的偏见,明确乡村的各行各业在未来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以发展的眼光培养热爱农村,立志扎根乡村的青少年群体,帮助乡村学生找到自己未来的社会价值。学校层面应基于所处地域发掘自己独特的乡土优势,明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定位,重视对乡村教师的独特评价,破除长久以来与城市教师一直共用一套评价体系的模式,平衡评价教师指标组成的占比,不以优生率高分率作为教师评价体系里占比最高的指标。

(二) 确立乡村教师育人的独特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前提,是培养学生成长发展的价值导向。只有明确了乡村教师所需的独特育人素养,教师才能从理念到行动上贯彻落实乡村育人的方针政策。据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提出的“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组成,本研究提出以农业现代化为核心,面向未来的乡村教师独特素养,即在乡村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应具备适应乡村未来农业现代化需求的农业情怀、农业知识和农业与教学结合的能力等素质。

在乡村教师的专业素养研究中,许多学者也渐渐在关注有别于城市教师的核心素养维度。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特殊素养,是以独特的乡村教育环境和教育特征为基础而形成的。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潮流中,乡村教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在完成好本职工作之余,积极投身到乡村社会建设中去。乡村教师可对标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环境状况和地方特色传统,完善自身的农业知识、生态文明和优秀地方文化等方面的素养^[8]。乡村教师在经过师范教育、职后培训和教学实操后会形成一种特殊职业素养——乡情素养,由乡土知识、乡土情感、乡土意识、乡土能力四项基本要素构成^[9]。有学者认为乡村教师的核心素养是能辅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发挥自身乡村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热爱乡村的学生,对职业产生高度认同感^[10]。另有学者指出,乡村卓越教师的核心素养包括乡土课程开发、特殊儿童关怀、乡土知识储备^[11]。

育人先育己。作为新时代的乡村教师,自身首先需要具备“三农”情怀,即对农业、农村、农民持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其次,补充掌握地域性知识,了解当地的文化、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生活状况,充分利用乡村

资源丰富课堂内容和基础课程建设,让学生亲近和熟悉自己生活的地方,了解家乡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状况。最后落实到教育教学上,教学时可以创设与现代化农业相关的知识情景,结合生活实际进行知识点的讲解。具体而言,结合已有对乡村教师特殊素养维度研究的分析,拟认为乡村教师特殊专业素养可划分为文化素养、信息素养、关爱素养。文化素养特指教师所在地域的乡土文化素养,包括乡土知识、乡土情感、乡土意识、乡土课程开发能力,加强教师热爱乡村、融入乡村、服务乡村的信仰;信息素养包括教师利用网络进行教学的素养,包括利用网络学习信息化教学知识、掌握的信息化教学技能等;关爱素养是由于乡村教师所面对的学生群体多为留守儿童或离异家庭的孩子,学生复杂的家庭背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素养要求,加之乡村生源的减少,小班化的组建方式让每位学生都能被更好地关爱。因此,将关爱素养分为对学生家庭背景的了解、职业规划的引

导、因材施教的落实、身心健康的关注等方面。

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是乡村育人质量的有力保障。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都市化思潮冲击乡村思想观念,乡村教师本土化发展要聚焦“引不来”“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实际问题,明晰本土化发展的价值与优势,依靠乡村自然资源,开发有别于城市教师的素养维度和评价体系,把握好乡土地理环境、文化资源和政策倾斜的优势,以立足本土为出发点,让乡村教师找到自身处于乡村社会中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安心在自己的赛道上健康发展,是有效稳定乡村教师队伍、促进乡村教师本土化发展、缓解乡村教师流失的途径。乡村教师要开拓视野,站在乡村未来发展的角度,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乡村学生,以培养新时代乡村社会所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育使命,助力乡村振兴,真正实现乡村教师“育人”“育己”“育乡”的职业价值。

参考文献:

- [1] 熊明川. “超级中学”围困下非中心城市普通中学发展的出路 [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4(3): 99-102.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 (2024-06-26).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 [3] 高建平. 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J]. 农业经济, 2022(09): 109-110.
- [4] 刘华锦, 叶正茂. 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教师文化研究 [J]. 现代大学教育, 2019, 0(1): 104-110.
- [5] 李广海, 杨慧.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治理角色的重塑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0(5): 75-79.
- [6]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载方明编《陶行知教育名篇》,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第5页.

[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第164页.

[8] 吴金航, 王明丹.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师的新角色及其特殊素养的培育 [J]. 教育文化论坛, 2022, 14(3): 60-66.

[9] 苏鹏举, 王海福. 乡村教师乡情素养的构成及培育路径 [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9(2): 68-76.

[10] 秦积翠. 乡村小学教师核心素养的结构及生成 [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9, 0(6): 82-85.

[11] 苏鹏举, 王海福. 乡村卓越教师核心素养价值、结构及培养路径 [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21, 37(11): 57-62.